



東國通鑑

三十八之九

六三十一

76  
4060  
21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八

高麗紀

忠烈王二

五年宋祥興二年元春正月宰樞享公主酒

酣諸王宰樞皆起舞○鷹坊及忽赤享公主

○公主結層棚于宮中燃千燈又令伶人奏

樂達曙○王謁帝帝使御史大夫月烈倫樞

密寺刺必閣赤忽禿哥兒閣兀等諭王曰忻

都茶丘奏鎮邊種田軍還時妻子皆為官吏

所留不遣又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李



4060  
3/21

卯巳



汾禧兄弟每欲沮之方慶諷王殺之是否王對曰去夏奉聖旨歸國差官與帥府考官軍妻妾婚書有無依例點刷非敢擅留其汾禧兄弟之事在江華時汾禧父常事權臣金仁俊後與林衍謀殺仁俊衍擅廢立以免社稷皆汾禧謀也及臣襲位汾禧兄弟每事不從臣命懲其罪以戒後來爾速魯哥茶丘金甫成在傍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安可擅殺我若妄言罪在必死字刺問二功茶丘曰至元庚午帝遣禿鞏哥國王趙平章

高麗忠烈王

與元王至高麗使復都古京林衍子惟茂拒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誅討之奉王妃率國人來松京其明年予領種田軍駐京南如軍功德崇謙等潛謀作亂汾禧執其黨一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以安百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言吾若妄言罪在必死今其言皆妄如何庚午之事禿鞏哥請遣使江都諭官軍壓境之意於是以前汾禧與惟茂深交可以說之令與鄭子璵往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召汾禧計事汾禧



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  
以待吾父子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  
告成功帝賜松禮等鞍馬以賞其功汾禧果  
有功豈不與於此賞乎功德崇謙之亂人有  
告者汾禧適以是日入直故使引告者言於  
達魯花赤汾禧其有何功茶丘曰然則何以  
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禧兄弟佞猾  
多機變不可不知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故  
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之  
我國之事何預於汝茶丘不敢復言只以軍

高麗志烈王

人妻子一百二十八人為請茶丘子為亭刺  
執鞭之豎亭刺頗右茶丘王曰若以分揀軍  
人妻子為不法縱軍人脅良民子女強娶之  
可為法乎月列倫等以奏帝曰軍人妻有兒  
息者歸其夫國人官高有罪者申奏而後罪  
之因命王歸國○二月丁亥王至自元○三  
月作新宮于竹坂洞撤民家三百餘戶○以  
尹秀為全羅道鷹坊使遣元卿於慶尚李貞  
於忠清朴義於西海稱為王旨使用別監初  
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集逋民稱為伊里干



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牧郡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諷王奏帝各受聖旨於是鷹坊宰不可罷今又稱使及別監而其權益重○教曰予聞有怙權昧理擅奪人田民者又有托勢得官超資越序者甚無謂也脫或不改非惟其人所托附者亦皆罪之其舍冤抱屈者無論貴賤尊卑宜各上書駕前聽訟官遷延不決必罰無贖○改都兵馬使為都評議使司凡有大事使以

上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為合坐○王取人家鴿子納于壽康宮李之氏車得珪言其不可遂還之○王以田民之訟積年未決命左司議權胆將軍崔有滄及監察典法司推決無滯○夏四月置王子滋于忠清道牙州東深寺避世子也○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置伊里干帝賜王海青圓牌○五月沅監察侍史金弘羨左司諫李行儉于海島弘羨等不署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貞杞等托鷹坊以王命



督署之而不從故也密妻善釀每以酒媚權  
幸因以得官○用樂祀新殿驚瓦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  
不智况用樂以祀瓦鷲乎

六月罷左司議權胆晉州牧副使崔崑初胆  
為慶尚道按廉以晉州守白玄錫重斂內衣  
襜綾羅絲價布劾之減其價及崑守晉所貢  
綾羅益麤王使元卿考問邑吏以胆減絲價  
對故並罷之宰相言胆為民除弊今罷其職  
自此孰有憂民之弊者乎尋復胆職○元中

書省令造戰艦九百艘○都評議使言今年  
正月帝令於朝聘路次置伊里干以供役使  
尋遣塔伯海等就瀋州遼陽之間給土田標  
定四至其鴨綠江內令本國自置兩所請於  
所賜之地刷各道富民二百戶徙居之擇副  
戶長別將等為之頭目各管五十人五年而  
遍所徙民父母兄弟留鄉者復之頭目之有  
功者賞之從之○秋七月慶尚道按廉使奏  
長史趙阡嘗為一善縣令與密城人謀叛今  
雖革面不可使立於朝請罷職從之○初帝



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稍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遣密直副使李尊庇將軍鄭仁卿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前者遣趙仁規等稟修造戰艦事并請勿令元帥府監督茶丘與我有隙若使監督民必驚散未易濟事乞善奏天聰○九月三遣許珙于慶尚道洪子藩于全羅道為都指揮使修造戰艦又遣權胆於忠清道為都指揮使朱悅於慶尚郭汝弼於全羅高濬冲於

西海崔有侯於東界交州為計點使初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饑相仍倉儲縣罄橫斂多逋戶眾宜括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及東征之役發民為兵故復有是命且令計點使勿得役使內庫處干悅汝弼不肯從竟罷還○冬十月元遣亏丹赤塔納來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驛王命廣平公諱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道○王獵于南郊謂康允紹李之氏曰夫獵馳聘從禽宜



視險若夷汝等擇地而行安能多獲自今可  
數獵以閑習之○十一月癸丑火星食月文  
昌裕伍允孚泣白于王曰火星食月實非常  
之變非飯僧事佛所能禳也願慎厥施為以  
消災變王與承旨金周鼎司議鄭可臣議命  
宰樞臺省論時政得失實封以聞是日放造  
成役徒允孚語典法摠郎朴仁澍曰典法決  
訟何多留滯耶仁澍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  
不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以偏  
聽必右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為剖決

庚辰

故命之耳豈為私耶仁澍對曰若無判旨內  
教而臣挾私決訟則罪當死矣○十二月流  
監察侍丞崔有滄于大青島以論時務直言  
忤旨也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滄勵節奉  
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名還  
六年<sup>元至元七年</sup>春正月忽赤享王于新殿○二  
月忽赤及鷹坊享王○幸壽康宮公主謂王  
曰王與羣小從禽無厭何也趣命駕將入城  
郎哥歹固請乃止○三月印侯高天伯與塔  
納還自元至岳嶺站瓮津等縣人設晝食告



塔納曰吾邑民盡隸鷹坊子遺貧民何以供  
億待死而已塔納來責宰相曰東民獨非天  
子之赤子乎困苦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一  
使以問何辭以對宰相白王請去鷹坊之弊  
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來管鷹坊令  
宰相不敢復言趙仁規力諫之公主亦言不  
可乃止○以檢校大將軍吳光札為明仁殿  
侍衛將軍賜紅鞋光札子僧祖英有寵故有  
是命○諸王宰樞享王于新殿○監察司言  
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減而

又置大坊厨及外漆色鞍色阿閣赤等冬所  
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且修宮室今已三  
載而朝士無僕隸者至買祿牌雇傭赴役或  
有躬自執役者亦請除之以俟農隙又諸道  
按廡使別監今皆憑藉上供斂民紬苧皮紙  
脯果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罪王謂承旨鄭  
可臣曰楮生於地何弊於民可臣曰臣嘗管  
記全州目見其民造紙之苦今蒙採擢至此  
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紙貢○因監  
察侍史沈謁于巡馬所流雜端陳侑侍史文



應于海島既而釋之時謁等言國步多艱天  
旱民飢非遊畋燕樂之時也殿下何其耽于  
遊畋不恤民事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  
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止令  
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又忽赤  
鷹坊爭設內宴剪金為花感絲為鳳窮奢極  
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費於無用孰  
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之  
俚音進教坊之法曲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  
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

高麗忠烈王

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内大駭觀聽請加黜責  
以勵其餘承旨趙仁規以狀聞王將聽納秀  
及祖英相與譖之遂大怒命將軍朴庇池允  
輔等鞠謁于崇文館問首發此議者關木索  
置碎瓦股間迭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謁終  
不言遂囚于巡馬所流個應于海島罷殿中  
侍史李承休翼日王見殿後杜鵑花題詩令  
詞臣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等和進文節等  
曰殿下示天章令臣等賡載萬世之幸也沈  
謁敢忤上旨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之類乞賜



寬賦以彰右文之美王曰諫諍省郎之任監察司諫君是非非其任也又其言不遜欲問倡議者耳今為卿等宥之即命釋之尋又釋侗應等謁蹇諤無他莅官中外皆有成績初為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為錦城神堂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從之遂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國必伴允丘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急報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恠有羅人仕于朝者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

高麗史烈王

州縣守皆公服郊迓厨傳惟謹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謁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鞠之俱伏及除侍史慨然以振綱自任至是遭讒挫辱言路遂塞○教曰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授國子乃以正郎崔雍等七人為經史教授○夏四月發兵糧二萬碩賑全羅道○元平章阿哈馬求羨女王遣中郎將簡有之以殿直張仁罔女歸之阿哈馬以非名族不受更



以摠郎金佺將軍趙允璠女歸之○以慶尚  
全羅道饑遣將軍金富允如元告糶中書省  
借兵糧一萬碩至秋償之又加糶一萬碩○  
王與公主幸新宮木匠曰役徒三年不得一  
日之息妻兒何以為生今當農時乞且放歸  
不聽○五月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書籍店  
錄事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  
文親試文臣中者謂之殿試門生待遇異常  
殿試之制唯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得幸於  
王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宜等試

高麗忠烈王

崇達王請拆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  
為首餘皆親舊王召朴恒令與祖英第高下  
祖英恐事不濟乃言日者上見子宜詩賦崇  
已定乙科何必改為恒遣中使白王請與旋  
題貞郭預等考定及榜出趙簡居首皆非祖  
英所定

**臣等**按科舉糊名之法始於元宗其制至  
嚴且公其主司試垣者則有貢舉知貢舉  
二人必用當代文臣之有重望者為之忠  
烈專尚詞賦立親試殿試之法已非舊制



矣祖英何物老僧乃以已意變易殿試之法而紛更之王又言聽計行使之益驕且溢旋去糊名之法不論人才之賢否舉業之精粗一切皆取子姪親舊而舉之夫設科取士將欲致用也故古之明君任主司惟其人崇雅黜浮選之公擇之精得人為盛今王以斯文權衡之重假之異端匪人之手徇私廢公大毀選舉之法不有朴恒郭預選取之公則老髡之術終必得售而所失尤益甚矣惜哉

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島又遣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召文臣及殿試及第示御製詩令刻燭和進○六月新宮成號曰膺慶○遣將軍朴義如元獻鷓又奏曰東征之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大將軍金瑱與上將軍金文庇善每至其家園基其妻朴氏從窻隙窺之嘆其美瑱聞之遂屬意焉未幾文庇死瑱又喪妻朴遣人請曰吾無子願得



君一子養焉且曰事有面陳幸一來瑋因往  
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流于海島又流朴  
氏于竹州○秋七月僉議中贊金方慶上章  
乞退敦諭不允○八月王如元至上都謁帝  
以七事奏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  
師二減麗漢軍使閣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三  
勿加茶丘職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閣里帖木  
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  
五上國濱海之人并充捐工水手六遣按察  
使廩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軍帝曰

已領所奏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東征  
畫策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  
下於是約曰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  
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歧  
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九  
月丙寅王至自元○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  
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陽路者移置東寧  
府將以赴東征○冬十月閱七品以下時散  
官能赴征者○也速達自慶尚道還言於宰  
相曰南民糶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



尚苛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  
也可使如此耶中贄金方慶以聞王曰程驛  
別監李英柱常言朝議以拷掠為不法又禁  
贖銅誰肯從令也速達此言豈指此輩耶方  
慶對曰按廉使權宜暴斂酷刑請正其罪以  
紓民怨承旨廉承益素與宜善嘗薦為按廉  
宜倚勢作威無所顧忌至是承益佯若不與  
交親乃曰宜之凶暴若此始也誰使為按廉  
乎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于王乃罷宜及英  
柱仍命諸道按廉毋得酷刑宜險佞每托內

高麗忠烈王

僚求使四方慘酷厚斂嘗爭妓殺晉州人鄭  
延僉議府又劾流之○金方慶復請老王曰  
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元帥苟  
以無功業者請之帝以為如何遂不允○十  
一月閱三官五軍○塔納哈伯那享王子新  
殿○遣右承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  
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  
稍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  
萬以至器械皆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又竊  
念諸侯入相古之道也遼金兩國冊我祖先



為開府儀同三司予亦猥蒙聖恩曾拜特進  
上柱國諸侯而帶上國宰輔之職古今有例  
伏望善奏凡行省軍國之事必與我商確施  
行至於遣使赴朝亦必與賤介俱往小國連  
年不登民皆乏食除見在兵糧七萬七百二  
十七碩外公私俱竭歛及中外粗備四萬碩  
過此難以應副竊計一萬軍一月糧凡三千  
碩若軍至三四萬其闕端赤亦且不少稍工  
水手亦不下一萬五千近得行省牒將以明  
年五六月發船我國每歲五六月靈雨不止

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日未即發  
船恐軍民一時乏食若不預先申覆後有闕  
誤利害非輕小邦地褊人稀軍民無別全更  
加發軍四千七百恐將難以充額願以耽羅  
鎮戍軍一千補之我國弓箭箭甲不足乞賜  
甲五千弓五千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  
用稍工水手一萬八千至發農民僅得一萬  
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  
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稍工水手伏望  
發遣三千補之小邦軍官曾於珍島耽羅日



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  
金方慶得參元帥府勾當朴之亮等十人為  
總管趙抃等十人為千戶金天祿等二十人  
為總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  
○元遣張獻以絹二萬匹來市米以充兵糧  
○金方慶復上章乞退不允○遣金方慶如  
元賀正○十二月趙仁規印侯遜自元帝冊  
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賜印又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  
球金周鼎為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

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為宣武將軍王京斷事  
官燕脫脫禾孫賜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為  
武德將軍管軍千戶賜金牌印趙抃等十人  
為昭信校尉管軍總把賜銀牌印金仲成等  
二十人為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時征日本戰  
艦軍糧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而遣元帥忻  
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  
堪朴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乃有是命萬戶  
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  
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



已卒

七年元至元八年春正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  
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二月宰樞奉  
王子壽康宮○律學助教全子公嘗為安東  
法曹受賄見劾賂承旨庶承益復其任邑人  
前郎將權文卓疏子公賊罪令其婢壻蠻商  
告僉議府承益托王命囚文卓及蠻商殺商  
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諫若罔聞知○金  
方慶還自元帝賜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賜  
弓一千甲胄一百紵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  
士○鷹坊與內僚享王賜米百斛助其費○

遣將軍李仁如元請減軍糧○改人物雜考  
都監為會問司承旨趙仁規以王京斷事官  
兼領之○丙戌造成都監灾時請元木匠以  
修宮室民不堪苦人以為天示灾以警之○  
庚寅龍化院池魚死浮出莫知其數伍允孚  
言甲戌年東池有此恠而元宗晏駕請王修  
省允孚質朴每以灾異切諫不諱王憚之○  
內僚河訥稱旨取國贖庫金銀細紵分賜嬖  
幸皆朝覲盤纏科斂者也○三月承旨庶承  
益請以其家一區為金字大藏寫經所許之



初承益恃寵私役其人構此家懼公主見責  
有是請○命軍簿判書朱悅伴荆萬戶如合  
浦悅勁直奉使四方公廉一節見諂佞者雖  
尊官必罵之荆聞其名不敢犯○元帥金方  
慶萬戶朴球金周鼎等率師向合浦○元遣  
忻都洪茶丘來時我

翼祖亦以朝命自東北面來見王至于再三  
益恭益虔王曰卿本土族豈忘本乎今觀卿  
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元賜駙馬國王宣  
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

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王與忻  
都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  
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茶丘不敢抗禮  
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公主聞皇后  
訃音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奔喪科欵銀學  
又選良家女○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教  
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庚寅  
公主如元至懿州帝勅還國乃還○五月戊  
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  
師征日本○以京城饑民菜食無鹽限九月



蠲鹽稅○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  
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  
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彦康師子  
等死之諸軍向一歧島船軍一百十三人稍  
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  
于元○六月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荆  
萬戶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  
兵突進官軍潰茶丘乘馬走王萬戶復橫擊  
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  
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餘

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  
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  
望前必會于一歧島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  
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柰何方慶默  
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賫三  
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必  
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既而文虎以戰艦  
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風蠻軍  
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  
○慶尚道王旨別監蔡謨厚歛於民饋遺扈



從權貴又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  
執其人以徇○元遣兵三百騎來戌合浦○  
秋七月帝令耽羅鎮戍軍五十人出陸耕種  
○已酉王至自合浦○金方慶使中郎將朴  
显奏諸軍至大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  
十艘隨至復進戰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  
等物拜显攝將軍○八月丁卯王與公主幸  
慶尚道甫州副使朴璘安東副使金頴迎迓  
供億極豐侈左右譽之安東判官李檜惜民  
力省浮費又拙於進退內僚皆毀之於是移

檜於甫州璘於安東按廉閔萱苟容自銜專  
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贊成事朴  
恒卒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往視失  
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貌肖者輒收瘞凡三百  
餘人後聞母被虜在燕再往求竟不得恒能  
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  
恤人言舊例每嘗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  
及恒掌銓注始留宿政房至除授訖乃出遂  
以為常然其所擢多其恩舊人以此短之○  
閏月遣左司議潘阜勞忻都茶丘范文虎忻



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  
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庚申王與公主至  
自慶尚道○九月元陞僉議府為從三品賜  
印○冬十月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  
以印侯為昭勇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及  
印張舜龍為宣武將軍鎮邊管軍總管○設  
龍門倉兵糧給領府○十一月教曰每月初  
八十五二十三日及帝生年乙亥日禁刑裁  
宰殺且放衙○十二月教曰寡人嘗為世子  
入朝京師羅裕池允輔金應文鄭仁卿車得

達金富允李之氏黃龍金羲光梁貯周碩全  
位良等有侍從之勞昔賊臣林惟茂擁兵江  
都以拒命贊成事致仕宋松禮前樞密院副  
使洪文系知密直司事宋玠大將軍金之氏  
奮義掃蕩功在社稷其並議賞典○以果平  
府使崔碩為秘書郎果平舊俗每邑守替還  
必贈以馬太守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  
擇及碩還邑人以故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  
能至京足矣何擇為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  
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



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為貌辭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壬午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賜王旨使用別監林貞

杞慶尚道按廉閔萱等帶紅時人語曰如今邑宰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印侯張舜龍等與鷹坊享王○元罷征東行中書省○二月忽赤享王于竹坂宮及暮王御南門中黃金方慶醉騎而過即命囚尋釋之○元遣蒙漢軍一千四百來戍耽羅○王獵于西郊

又獵于烏焚山○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三月以判三司事韓康密直副使金伯勤為宰樞所司存時兩府皆顧望退托莫適謀事故置司存六月而替○遣上將軍印侯戍合浦○夏四月元遣不八思馮元吉來勘兵糧又以東征軍敗遣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十守王京以備不虞東征時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遣同知密直司事朴球鎮合浦○五月王與公主御涼樓命忽赤鷹坊擊毬勝者賞以銀瓶○宰樞享王○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  
至二人殺城中鷄狗無算○六月蠻軍搃把  
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上將軍印侯郎  
將柳庇送于元○都評議使司榜曰民生之  
本在於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瓶  
一事折米京城率十五六碩外方率十八九  
碩京市署視歲豐歉以定其價○秋七月公  
主有疾遣散貧高世如元請醫巫○移御齋  
安侯第自是移率幸私第及寺院或日再移  
○大司成白文節文節文詞富贍為一時所

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  
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  
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  
奏以實文節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八月靈通寺僧洪坦以私憾告中贊致仕  
柳璿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勳林庇等有  
異謀王下巡馬所鞫之坦坐誣流海島○元  
賜駙馬國王印○乙亥王與公主畋于忠清  
道渡臨津公主怒曰遊畋非急務何為引我  
至此王無以對○丁丑王次于安南公主責



尹秀曰此地無鵝鵠何誘王遠來又謂王曰  
惟遊畋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將  
軍朴義獲一鵠以獻王大悅賜衣一領○人  
物推考別監李英柱告王曰大臣及內僚多  
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具  
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監察侍史權宜將鞫  
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  
益及諸嬖人皆怒眾謗紛然王由是頗不喜  
英柱遂寢其事時鷹坊怯伶口及內豎賤口  
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少不下三四十結誘

民為佃凡人田在四至中者并收其租州縣  
賦稅不輸升合守令善繩以法即譖王抵罪  
承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  
承伍朴卿尤甚○冬十月癸巳王與公主至  
自忠清道○全羅道按廉使林貞杞進摘二  
株用十二牛曳入禁中柯葉皆枯○十一月  
元遣禿渾賀仲謙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遣  
知密直司事宋玠于慶尚道同知密直司事  
金伯鈞于全羅道密直副使禹濬冲于忠清  
道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道董之



未癸

九年元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覘東征緩急至平瀾州見修戰艦乃還○二月尹秀李貞元卿朴義等勸王又獵于忠清道世子年九歲忽泣下乳母請其故荅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作之時父王何為遠獵王聞之曰小兒恠哉獵期已定不能聽未幾公主得疾不果行朴義在側世子顧謂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靦而退○元遣束千李良茂送楮紙三千錠為修戰艦費本國人度謂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頃帝許之充魯花金忻等謂謂曰汝非黔獬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謂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秀李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左右姦臣復正三韓也○王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親試儒生登庸賢俊可謂千載一時也而欲使



東鑑三十八  
襄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虜盛德王  
然之○三月中郎將柳庇自元還言帝徵江  
南軍將以八月征日本○重房調東征軍往  
往有撤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四  
隣不告徵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  
使于諸道○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隸僧徒  
出軍糧有差○遣使諸道備兵糧造軍器修  
戰艦○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  
軍糧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碩若誠不  
能量力為之○遣人捕鷹於東界尹秀李貞

元卿朴義分遣其屬于諸道稱捉鷹別監可  
不勝數秀以鷹犬得辜管鷹坊得至軍簿判  
書恃勢為惡無所不至至是暴得疾起立奮  
拳撞墻壁大叫曰孤免糜廩胡斃我肉遂死  
○夏四月忽赤享王于新殿○元遣塔納阿  
孛禿刺來督修戰艦○東界杆城人宋蕃告  
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為國  
人所計其畝可得四萬碩請充東征軍糧  
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問宰相曰朝廷以蕃之  
言益發軍糧四萬碩奈何對曰前者度調請



賊二十萬碩家抽戶斂至於榮獨僅得四分  
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辦之宜更遣人奏請○  
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廣如席墮于  
順昌宮流星相繼而墮既而風暴作火起宮  
中焚蕩無餘王召文昌裕任允孚曰嘗言嘗  
有火災何以知其然耶對曰天譴章章此猶  
為小災也○五月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  
魃為虐歛罷鷹坊卿等各言時政得失印侯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

**臣等按**

古之聖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暨

鳥獸魚鼈咸若今王淫于逸于政般樂怠  
教罔有紀極衆孽羣佞之徒從吏導之始  
置鷹坊分遣惡少于諸道馳騁弋獵於稼  
穡場圃之中民皆蹙頞而物亦無有噍類  
起怨傷和旱魃為災無足恠者王幸一悟  
欲罷鷹坊此正悔心之萌庶幾改之之時  
也為左右者宜將順其美極陳遊畋之不  
可荒災譴之所由来開悟君心可也而人  
皆緘口結舌無一匡救者卒使燕諛儉佞  
如印侯者得行宵臆沮王為善之心使宿



弊不祛印侯固不足責當時宰執可能道  
謂吾君不能之罪乎

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王命罷修艦  
調兵等事○六月元冊王為征東中書省左  
丞相○王與公主幸妙蓮寺又命修玄化寺  
時廉承益每勸以浮屠法於是遊畋稍踈○  
秋八月召遷王弟順安公暉于仇音島○王  
獵于白州○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內僚李之氏請賜土田世子謂之氏曰汝非  
田亦不為貧之氏漸而退舊制凡受王旨者

必先關於承旨酌其可否白而行之至是內  
僚皆先得請乃使承旨署名○九月耽羅達  
魯花赤塔刺赤還自元享王獻二馬求婚以  
內侍鄭孚女妻之○王獵于馬埒山○遣正  
郎魏文愷郎將金位良如開元路推刷人物  
雙城人賂位良馬不受王聞而嘉之賜馬二  
匹○伍允孚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鄭  
可臣謂廉承益曰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哉  
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不知然難言也○冬  
十一月派典理正郎尹敦郎將吳叔富于海



島初敦叔富等言用事臣庶承益可斬護軍  
曹允通聞之以告命宰樞鞠而流之籍其田  
民分賜宰樞近臣○十二月中贊金方慶乞  
退加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上洛公致仕

十年元至元年春正月以副知密直司事庶

承益為慶尚全羅忠清道都巡問使○夏四  
月庚寅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  
二百餘人賫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  
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六月元  
遣閣梨帖木兒領兵來戍濟州○秋七月與

法判書金愾率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  
為隸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愾  
與同僚知其寃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  
不可會疾作在告愾等遂斷為隸有人夢利  
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愾發背疽  
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唯行儉獨免

**臣等按**法者所與天下共不可以一毫私

意間之當一聽於天而已蓋天視自我民  
天聽自我民天雖蒼蒼在上與民善不相  
親其理實無間也今貞妃之認民為隸民



之抱屈不伸天之視聽昭昭在上僭等屈法聽斷而獲罪於天行儉守正不阿而獨免於禍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可誣哉焉可誣哉

九月甲申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以金周鼎為文翰學士承旨李尊庇為監大夫廉守貞以寵臣承益之兄驟得少府尹知制誥大將軍李之氏將軍金義光皆以內僚受高爵銓選甚濫時人譏之○冬十月王獵于平州十一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忠清道安集使李

乙酉

高麗忠烈王

英柱選忠州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獻英柱性貪暴聞忠州民丁香有銀酷刑督納于官香悉其所不足借人銀三十餘斤以納○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

臣等

言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况儀與物俱亡者乎高麗氏中葉以後權奸專恣視君上如敵已尊之不以其道享之不以其禮無復君臣之分陵夷至於忠烈弊固益深非獨權奸諸君宰樞享之則受之使臣省官享之則受下至忽赤鷹坊



之享無不受之已失人君之大體今於賊  
臣崔坦之享曾不小嫌受之何也坦背本  
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噬主之心猜  
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真出於誠邪安知陰  
懷睥睨之心而陽為此區區之禮也哉王  
何不察待仇讎如腹心甘受其享而不之  
疑乎如有不測之禍起於尊俎談笑之間  
王何以處之嗚呼危哉

乙酉王與公主世子獵于平州温井供億之  
費不可勝言時權貴侵奪民田菽氓附勢多

免賦役凡諸徵斂平民苦之○丁酉王至自  
平州○二月宴濟州達魯花赤于正殿賜伶  
官祗候金大直犀帶一腰國制伶官限七品  
幸臣李貞諷王賜之○宰樞享王○王獵于  
馬堤山○夏四月王獵于馬堤山○五月流  
近侍別監金龍劔時李德孫為慶尚道王旨  
使用別監剝民膏血超受衛尉尹龍劔題詩  
驛壁以刺之德孫告于王而流之○王獵于  
金郊○秋八月王夢見先祖遊望月臺乃命  
奏樂于臺○王獵于馬堤山○以內豎上將



軍金子廷為東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予聞東京是王之外家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為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公主曰王真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九月甲申王及公主幸南京○冬十月戊申王至自南京時禾稼未收皆為從騎踐蹂民皆怨之按廡使崔伯興南京副使嚴守安暴斂設宴極豐侈守安勸王幸三

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以勞民力一方騷然王以守安為能賜三品階○賜郭麟等三十人及第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宴賀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以白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况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即以米舟賂權貴即代守璜為承旨時人鄙之○十一月乙酉幸平州溫泉○十二月元中書省遣人來督造船○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玠為慶尚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侍軍



○東寧府千戶韓慎崔坦玄孝哲執千戶  
程文庇管下人等誣以此輩與宰相廡承益  
同謀欲殺我等以告于遼東宣慰使按察府  
宣慰使遣人來鞫之元樞密院亦遣使與遼  
東道按察使簽事等來訊之王遣金周鼎趙  
仁規抑庇偕元使以承益往東寧府辨之韓  
慎等伏其誣○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糧十  
萬碩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八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

高麗紀

忠烈王三

兩

十二年元至元二年春正月遣上將軍印侯如  
元請親朝○辛未元歸我遂安谷州○元遣  
使詔大赦寢東征命王勿朝○二月有民康  
允明作亂殺寧越縣令李恂時忠清道脫脫  
赤孫李英柱侵割驛路恂縱肆貪暴民甚怨  
之允明乘衆怨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  
驛人十餘輩乘傳橫行殺恂又將殺英柱英



柱知之以計捕得報于朝遣侍史尹諧往鞠  
之○王欲以參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  
不可王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強為  
予與六品職且命書之於前戩不得已擬以  
郎將旣而戩曰臣以不才晚侍帷幄題品銓  
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  
入內殿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參官  
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閭顧而厲聲  
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  
去人皆歎服○夏五月王獵于西海道宰相

伏閣諫曰不麇不卯聖人之訓又值久旱飢  
饉荐臻實非行樂之時且農事方殷民皆歸  
於南畝車駕一出恐防耘耔伏望待秋而彌  
不從○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年于道年五  
十五為人平淡勁直諫遜樂易雖至貴顯如  
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如  
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  
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秋七月壬辰世子入國學講六經○冬十一  
月命直史館吳良遇等撰國史將以進于元



也

訂

十三年元至元二春正月同判密直司事李  
 尊庇率尊庇好學能文善隸書東征之後為  
 三道都巡問使調發軍糧戰艦先期辦集不  
 擾民州郡賴以安焉○二月宴羣臣酒酣知  
 僉議府事金周鼎稱觴而退公主呼周鼎曰  
 卿子深逼其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  
 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頤  
 而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  
 無睡也公主大怒即命執之以出明日罷其

高麗忠烈王

職○三月監試試貢林真祀享王珍膳花果  
 豐侈無比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凡三  
 日近年先試享王謂之品呈盞以宴品先呈  
 于王也遂為常例○夏四月癸酉王及公主  
 獵于西海道獵騎一千五百宰相諫曰旱既  
 太甚民方耘耔竊恐此行名歛民怨且禽獸  
 時方胎孕不可獵也王怒不聽○戊子王至  
 自西海道○五月王聞乃顏大王叛遣將軍  
 抑庇如元請舉兵助討時宰樞或云請待帝  
 命印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王乃遣使



又命鍊軍時乃顏使本國叛人度趨來推勘  
逃軍趨聞乃顏叛逃至金郊遣人捕斬之○  
六月壬戌柳庇還自元帝許助兵○己巳閏  
兵親祭纛于宮門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  
皆在軍簿以其有母兄亡留弟侍養弟亦亡  
留兄王感其孝誠並許留養○王將親助征  
公主餞于涼樓兼慰赴征將士朴之亮日晏  
赴宴不知王御樓騎而直至樓下王怒削其  
職奪虎頭牌賜韓希愈為左翼萬戶之亮為  
副萬戶印侯白王令赴征軍士見人家及行

高麗忠烈王

路有馬者取之於是軍士爭先劫奪千戶高  
宗秀曰此亂本也白王禁之○秋七月庚寅  
王親統前軍以印侯為中軍萬戶出次開城  
卯山王潛然泣下羣臣皆掩泣己亥王次溫  
泉遣朴之亮以兵一千戍東界備女真○東  
京揔管康守衡遼東宣慰使等遣人來言曰  
王若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王乃遣將  
軍柳庇中郎將吳仁永如元奏親將兵已發  
○八月柳庇吳仁永等還自元言帝親往乃  
顏擒之拔其城車駕還燕京罷諸路兵且命



王入賀節日王喜拜庇為大將軍仁永為將軍○公主遣柳庇如元請從王入朝○九月公主以將入朝命印侯廉承益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五歲者使巡軍忽赤等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寢室或縛問奴婢雖無子女者亦被驚擾怨泣之聲遍於閭巷○王在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公主遣中郎將鄭允耆入江華搜奪民所藏白銀五十斤○冬十月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以助行李之費世子曰此物皆剝民

高麗忠烈王

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戊寅公主世子如元選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郭蕃別將李德守之女以行公主次溫泉世子有不豫色印侯問其故曰吾將媾西原侯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印侯以告公主即遣還其女○十一月乙未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道梗遂還○知僉議府事致仕朱悅率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果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慶尚全羅道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性



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訴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再言之王使人問之對曰此二人誣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歧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歧故得是名聞養三是尹秀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為誰焉得罵及父名蓋貞父賤故云然

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其為按廡時內臣崔仲卿奉使而至爰服誇人悅嫉之衣敝衣伸脚而坐捫虱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慙赧而出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為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始至宴羣臣殿上悅起而為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卒謚文節○十二月王至自元公主囚中帥將崔仲卿于巡馬所以人有



子茂

告仲卿媒羨女納王也

十四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宴于内殿王數起

舞公主止之不聽○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

免時洪子藩為首相趙仁規為亞相承益次

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

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真宰

相謂我為老譯謂公為老呪我等不預真宰

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即日辭免

蓋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祝顯云○將軍張

舜龍還自元帝賜萬戶千戶百戶金銀牌雙

珠金牌四分賜朴之亮羅裕韓希愈張舜龍

銀牌分賜百戶以下軍士復賜金周鼎金牌

○二月宦者將軍崔世延享王公主以饌品

過侈不受○置馬畜滋長別監先是放馬於

諸島使之蕃息簡出壯者以充尚乘其餘班

賜諸王宰輔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

逆賊之亂元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

馬畜不繁歲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令

外官獻馬又品斂百官而至奪外郡良馬内

外皆之朝議以謂若置官選牝馬牝牛使之



蕃息則可備將來有是命○遣將軍吳仁永如元時北賊叛亂我國宜起兵助征而王難之遣仁永入奏曰今東鄙未寧請親率征北兵移鎮雙城帝從之○中郎將鄭之衍賣金銀牌還自元時議曰本國有民無軍而多請萬戶千戶金銀牌若朝廷有事以牌數徵兵則若之何○三月左右翼萬戶羅裕韓希愈張舜龍等享王于內殿酒酣王起舞拍手自歌○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先是蔡謨為勸農使多斂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

高麗忠烈王

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之王問之有是命○夏四月元詔以王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元右丞塔出遣人請發兵五千及軍糧赴建州先是王請以征北兵移鎮雙城帝已許之中書省奉帝旨諭塔出云鎮東藩事嘗與高麗王共議塔出以此請兵與糧然建州距本國三千餘里山川險阻餉道不通又比年積蓄殫竭計無所出王召大臣議皆曰從之則力不能堪違之則恐負前奏之意莫若



東鑑三十九  
八  
聲言設兵助戰以緩運糧於是復使吳仁永等如元以奏帝命除建州運糧以助征兵移戍鐵嶺國王宜留鎮本國○宮花盛開宴羣臣于香閣酒酣王命典理正郎閔漬國學直講趙簡製新曲左副承旨安珣亦製詩以進○秋七月知密直司事趙抃率抃初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乘晚入直兩門已閉元宗聞之命從隙而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入竟不奉命有司以闕直劾罷然人稱其直抃為人美風姿性寬平人無怨者○流宦者將

軍崔世延郎將陶成器于海島二人皆有寵於王專擅用事多受賄賂凡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至是奪人奴婢忤世子意白王流之○八月伍允孚因星變白王以公主食邑安東京山府布帛歸于左倉以充百官俸○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斂為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以聖節宴于大殿宋人作戲王召世子觀之世子辭不入時世子年十四嘗踞內僚元奕滕上從容相語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



聰察殿下聰明大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  
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奕懼○  
九月帝命王及公主世子入朝○賜尹宣佐  
等三十三人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禍中第居  
同進士頭國制科舉之目乙科三人丙科七  
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官不達  
人皆惡之指為同頭王為禍嫌之問於承旨  
李混混云可加丙科八人置禍其末從之○  
王以世子生日宴羣臣上將軍鄭仁卿為侏  
儒戲將軍簡圖為倡優戲王亦拍手起舞○

高麗忠烈王

冬十月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林貞杞死  
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  
能命題人笑之為王旨別監務聚欵媚權貴  
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為尼  
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卧內  
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謂曰貞杞  
之死不足恠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  
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抑庇還自  
元帝命王勿入朝○十一月流前樞密院副  
使洪文系于海島時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



將獻于帝文系之女亦在選中文系賂權貴  
圖免未得謂摠郎韓謝奇曰我欲剪吾女髮  
如何謝奇止之曰恐禍及公文系不聽遂剪  
其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  
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髮父  
實不知公主使人曳髮以鐵鞭亂捶身無完  
肌終不伏宰相詣殿間請曰文系有大功於  
國不可以細故置重典中贊致仕金方慶亦  
扶病請之不聽遂流之後數日洪子藩力請  
命還家產然甚疾之後蒙古阿古大來即以

丑巳

其女賜之○王獵于平州溫泉

十五年元統六年春二月世子冠納西原侯

瑛之女為妃○元以遼東饑遣湖廣路行尚

書省叅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

等來索軍糧王令羣臣出來有差○遣監察

侍丞呂文就直史館陳果等以船四百八十

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碩于蓋州忠清道指揮

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

崔謁以轉運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

羅裕為忠清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



為慶尚全羅道都巡問使以督軍糧○夏四月帝賜王金甕以征東省都事安珦為本國儒學提舉○元使張守智李天英等還守智私請驟十匹馬二十匹及細布而歸守智嘗問密直司事韓希愈曰省今改何號對曰僉議府樞密院改何號對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對曰軍功守智掩口而笑○五月世子聞前博士康煦死問左右曰莫是燃頭燃臂以救王疾者歟對曰然世子曰凡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

高麗忠烈王

事非君子之所為也而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嘆服○遣知密直司事羅裕輸電糧于益州船敗者五十餘艘死者百數十人○帝以海都兵犯邊欲親征遣阿旦不花來徵兵王命洪子藩趙仁規等會奉恩寺簽軍徵諸道兵又令諸王時散百官出綿布有差以給北征軍○監察侍丞將軍李珩暴死珩為人好勇善騎射常以養鷹遊獵為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鷄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珩導之○遣萬



戶金忻率助征軍赴遼陽行省○秋九月王  
獵于西海道時宦官權貴皆受賜田多至二  
三千結各占良民皆蠲賦役凡王出獵按廩  
勸農設宴供之其或有恤民不供者或鞭之  
爭先侵害民之被毒為甚○冬十月遣大將  
軍元卿如元請入朝○中贊致仕柳璣卒璣  
文化縣人政堂文學公權之孫三別救之亂  
璣在江華挈家將舟還古京被賊執璣載妻  
子于小舸財寶于大船已與賊共處父之璣  
佯若中熟而嘔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璣斷纜

而走賊追不及王聞璣陷賊恐其脅從為謀  
主璣徒步謁王王大喜厚獎之璣有藻鑑論  
文章先體制後工拙累典禮闡所取皆知名  
士初璣及俞千遇俱為崔沆所厚蒙兵之侵  
沆以三陟山城未固欲徙之郡人以銀瓶三  
十遺璣請不徙璣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  
之言於沆得不徙璣謂沆田三陟山城之徙  
開利害尤重邑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  
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賣已退所  
賂流之海島故千遇與璣有隙卒謚文正○



壬子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時扈從邀功者衆  
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之  
臣不從行始此

十六年

元至元十七年

春正月王在元○將軍吳

仁水等還自元言乃顏餘黨哈丹賊將侵我  
東鄙僉議贊成事洪子藩判密直事鄭可臣  
等調兵于兵部以安戩為慶尚道都指揮使  
金之淑為全羅道都指揮使宋玠為忠清道  
都指揮使○二月遣中軍萬戶鄭守琪屯禁  
忌山洞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縣界韓希

高麗忠烈王

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泰猴縣界羅裕  
屯通川縣界以備丹賊○令諸王宰樞承旨  
班主各出來七碩坊里庶人出來有差以充  
東界防戍軍糧○時訛言賊兵已闌入國境  
中外洶洶洪子藩等議避于江華許珙崔有  
滄獨不可曰今王在京師豈可信流言擅移  
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之皆曰當遷珙  
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衆議如此不可沮也  
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諸宰樞皆曰人皆謂  
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國乎珙歸家台子



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以法未幾卽侯自元來曰帝聞還都江華命王曰其言善實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洪智○三月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周鼎少好學沈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效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然為鷹坊

高麗忠烈王

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福○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提管韓慎桂文庇為大將軍玄元烈為太僕尹羅公彥李翰為將軍○夏六月金延壽還自元帝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路回遠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陽截斷賊道○秋七月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為西京留守○元開元路達魯花赤八堯滿遣使來索軍糧○以副知密直司事鄭仁卿為西北面都指揮使○遣知僉議府事



金憚如元賀節日○王召宰樞議禦賊僉議  
參理印侯曰上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  
闌入近境上入江華使臣等領兵禦之王曰  
民惟邦本予豈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  
至予為三軍之殿以全社稷○八月遣大將  
軍柳庇如元乞師且奏避賊江華帝從之○  
世子納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女為妃○冬  
十月徙婦人老弱于江華○十一月移國史  
及寶文閣秘書寺文籍于江華○遣大將軍  
柳庇如元奏哈丹入雙城○徙官人于江華

高麗忠烈王

又遷太祖塑像○元遣平章事闍梨帖木兒  
來助討哈丹闍梨帖木兒遣人來告曰國王  
宜留京城以犒吾軍○遣世子如元政堂文  
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從行世子至京館  
于洪君祥家一日帝引見便殿隱几而卧問  
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  
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試喚可  
臣來世子引與俱入帝遽起而冠責曰爾雖  
世子吾甥也被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  
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



之迹風俗之宜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  
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  
與同議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  
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之一舉可  
以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嘉議  
大夫濱直學士朝列大夫時人榮之○元以  
趙仁規為高麗國王府斷事官賜金虎符○  
十二月哈丹兵陷和州登州殺人為糧得婦  
女聚麀而脯之遣萬戶印侯禦之○丁亥王  
避兵于江華命知都僉議司事宋玠留守王

高麗忠烈王

卯辛

京玠棄京城奔入江華西京留守鄭仁卿亦  
自西京逃來

十七年

元至元八年

二

春正月

哈丹兵踰鐵嶺陷

楊根城先是哈丹將至鐵嶺防守萬戶鄭守  
琪望風遁還因巡馬所鐵嶺道隘纔通一人哈  
丹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所棄  
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遂踰嶺闌入交州  
道金所等皆不守而走賊乃攻陷楊根○哈  
丹兵攻原州雉岳城別抄鄉貢進士元冲甲  
擊敗之先是哈丹屯原州有五十騎到雉岳



城下剽掠牛馬冲甲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而還賊都刺閣禿於乃李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得本州祿轉米甚喜冲甲與敢死者仲山等七人出覘之仲山先入賊中斬一人因追至荆門外賊皆棄鞍馬而走得馬二十五匹防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鞍馬與之賊復來多張旗鼓圍城數重先使一人持書來誘冲甲出斬繫其書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城之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揚根城婦女二人來誘城下冲甲又斬之

高麗忠烈王

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突上東峯斬賊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與奴道尼等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國學養正齋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自西峯合擊慎接捋以鼓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行少北後者驚擾自相躡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斬都刺閣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前後十戰大敗之自是賊鋒挫銳不敢復攻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心皆冲甲之力也○世



子謁帝請討哈丹帝已命薛閣干等率步騎一萬三千來討又命那蠻歹大王將兵一萬討之○二月世子令將軍吳仁永奏帝曰哈丹陷北界諸城帝曰爾國唐太宗親征尚不克又於我朝初未歸附我朝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云古今盛衰不同爾帝諭以夜戰○三月遣大將軍宋華守開京宮闕華遇丹賊十餘騎斬三級擒一人○利川人申費與哈丹謀入通龍岡入金括亦投賊嚮導入京並斬于市○夏四月谷

州別將康平起等獻所獲賊馬鞍等物忠州山城別監遣人報破賊且獻馘四十級○王出迎元兵于藍島北郊宴河西國王慶重郡王薛閣干閣梨帖木兒平章塔出右丞白帖木兒薛閣干謂王曰今江南漕運未到若臨敵乏食柰何又謂贊成事洪子藩曰爾為相國錢穀皆若所知宜隨處支給王難之謂曰幾內庫所儲可支王又迎那蠻歹大王塔海元帥于後視驛宴慰那蠻歹謂王曰王亦可親出禦賊三辭以老病那蠻歹曰賊入室豈



以老病自安乎王不對翼日那蠻歹遣人謂  
王曰昨日辱臨勞慰敢不深感但禦賊之事  
不答而去予實惑焉隣人失火尚往救之况  
是自家事其可坐視乎因獻公主鞍一部○  
薛閣于大軍次金嶺驛胡禿赤言五月五日  
遇賊而戰蒙古謂術人為胡禿赤印侯聞之  
使秋官正奇孝真占之遇豫卦乃云五月二  
日見賊而戰勝侯以告薛閣于閣于引問之  
對如前又問擒哈丹否曰不擒曰既曰戰勝  
又曰不擒何也曰事過乃驗○五月丁酉朔

高麗忠烈王

薛閣于大軍與我軍合擊哈丹于燕歧大敗  
之時元兵及我軍夜半發木州黎明至燕歧  
正左山下薄賊陣出其不意圍之賊大驚欲  
登山負險而戰我三軍步步在前騎兵逐後  
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於林木間射我前鋒  
中二人我軍疑懼不敢進右軍萬戶金忻叱  
其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  
死戰有卒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  
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  
至公州河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



騎千餘渡河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日暮回軍屯于燕岐之北五十許里○哈丹賊後至者三千騎過鐵嶺屯于交州○甲辰我軍與元兵復擊哈丹大敗之時賊精騎修治軍容復來對陣那蠻百大王以不及大戰憤恨欲與之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槍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槍以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從擊大敗之哈丹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驛那

高麗忠烈王

蠻王使謂薛閣干曰賊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閣干曰如聖旨則可何用多殺人為○印侯韓希愈金忻遣人告捷獻所虜婦女八人○癸亥幸開京○薛閣干謁公主獻所虜男女五十人良馬五匹王及公主宴慰之薛閣干軍令嚴肅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聞賊屯燕岐併日而行出其不意二戰而破皆其力也王欲邀宴薛閣干曰受命事畢不可留遂登途那蠻王等皆還○六月丁卯朔王及公主還江華○遣金忻于竹田韓希愈于忠清



羅裕于交州道追捕哈丹餘賊賊五百八十人降于希愈哈丹之子老的引軍踰竹田趣平壤羅裕禦之將捨舟而陸玄文突止之曰彼其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而退僅得登舟而郎將李茂與數十人不及登舟文突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為俘乎茂與數十人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坐胡床分其衆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甚嚼囊中乾糍且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

高麗忠烈王

求生毋恐關弓左射正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中自亂茂等大呼追擊斬馘無算○遣郎將高世如元請親賀聖節并奏復都開京帝許之○元遣海道萬戶黃興張侑千戶殷實唐世雄等以船四十七艘載江南米十萬碩來賑世子嘗奏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故有是賜遂頒米于七品以下有差帝意本在賑貧今不免貧民富者所得居多○秋八月僉議中贊許珙宰珙孔巖縣人性恭儉不事生產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



布彼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慎口其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骨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而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其女慚悔而返率謚文敬○九月元遣洪重慶授王為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以印侯為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宋玠為宣武將軍鎮邊○丙午王如元次興義驛郎將康羨還自元帝命王停入朝乃還○帝授世子特進上柱國高麗國王世子賜金印仍賜水精杯犀角蓮葉盞玉杯玳瑁以寵之召見

高麗忠烈王

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鄭可臣賦詩可臣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賜御羹一椀世子凡八見必以可臣從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無所產唯米與布耳若陸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



主

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  
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况  
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  
○冬十二月遣上將軍柳庇將軍許評如元  
請世子還國

十八年

元至元二年

春正月復都開京○三月

元以羅裕韓希愈為懷遠大將軍賜三珠虎  
符又賜印侯希愈金忻弓矢玉帶一腰銀一  
錠鞍一具賞戰功也又以本國西京逆臣韓  
慎等付世子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

高麗忠烈王

分毫心爾勿大責○元流哈丹黨阿里禿大  
王子苻盆島○夏四月元流賊黨塔也速于  
白翎島聞吉出于大青島帖亦速于烏也島  
○初密城人趙儒與郡人謀殺按廉使事覺  
幸免附判監察事庶承益至拜典理佐郎監  
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  
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侏耶  
何不從吾言且年老遠謫汝其安乎○將軍  
金延壽遂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  
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



母出迎境上况父不可為子屈也其宮僚應  
出迎者母得過西普通王怒曰世子言不當  
如是

**臣等按**父子天性也慈孝之心油然而生  
而不能已今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  
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  
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王出迎世子遂獵于平州温泉○五月副知  
密直致仕李益培率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  
敏強記然好色嗜酒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

高麗忠烈王

倍迷使中第士林鄙之○戊戌世子至有元  
○世子設漿街市施餓者三日○六月內僚  
別將金呂以中郎將王惟紹妻密納于內惟  
紹以禿魯花入侍于元呂先私而後納之由  
是貴寵○元遣江南漕運萬戶徐興祥等運  
米十萬碩來賑飢民遭風漂溺唯未輸四千  
二百碩遂頒米于諸領府及五部戶一碩○  
秋七月世子納趙仁規之女為妃○鎮邊萬  
戶宋玠免以韓希愈代之玠務為聚斂大興  
工役又令邊卒運米市於女真民甚苦之為



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分遣鹽稅利監于慶  
尚全羅忠清道又以忠清全羅民飢除朝覲  
盤纏○遣世子如元賀聖節○副知密直司  
事致仕崔雍卒雍惟清曾孫家世以文學顯  
性謹厚訥言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以十年  
讀書未幾餘皆棄去雍獨力學無書不讀時  
稱博洽○八月世子謁帝于紫檀殿先是有  
人奏帝以為江南戰艦制大過觸則毀此所  
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征日本可取也  
至是帝問東征事洪君祥曰軍事至大宜先

高麗忠烈王

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九月元  
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又令  
招諭日本君祥以帝命問再征日本事王對  
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  
勞仍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太僕尹為宣諭  
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護  
送之仍致書諭以禍福時書狀闕人皆以計  
避麟擢狀元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  
臣子之義何辭為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  
狀婦翁崔謁欲謁宰相覆奏麟奮然曰死一



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日  
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  
聞○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  
在元王已巳年計點民戶更定貢賦厥後賦  
歛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者量戶口之贏  
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帝召  
世子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奏云讀通鑑帝曰  
歷代帝王誰為賢明對曰漢之高祖唐之太  
宗帝又問曰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對曰臣年  
少何足以知之

高麗忠烈王

巳癸

十九年元至元春正月慶尚道按廉使劉顥  
為丁吏林大所殺先是顥沒入大白金二斤  
大甚怨之及顥欲檢閱營庫所藏營吏許頌  
金彥相與謀曰庫內之物善不如舊必罪吾  
等將善之何頌令彥告大餌之以言大曰吾  
將圖之是夜刺顥殺之遣提郎金元具牲鞠  
之彥元具舊識吏也元具密引誘以禍福彥  
以實告於是斬大彥頌等○三月趙仁規還  
自元帝勅曰卿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揚藩  
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



遠功臣益茂厥功對揚休命又改僉議使司為都僉議使司陞為從二品賜銀印一顆○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運來十二艘來○元以趙仁規為王府斷事官李之氏為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金延壽為西京等處管水手軍萬戶府副萬戶皆賜虎符○秋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來管造船寶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糧將復征日本也波豆兒乃福源之孫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分遣

高麗忠烈王

都指揮使判密直金之淑于忠清道知密直崔有滄于全羅道都僉議參理金暉于慶尚道以備船糧○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征日本事宜○冬十月己亥王及公主如元選良家女三人以行王次金郊杖西海道按廉使庾瑞開城副使楊柱以其供億之緩也王次鳳州瑞享王王温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受責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之物盡是民膏還駕之日勿以歛民取悅為事○十二月辛丑王至燕京館於洪君祥第帝疾篤



午甲

不得見然寵賚之厚諸王駙馬無比○是歲王改名昬

二十年元至元三年春正月王在元癸酉世祖

皇帝崩王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元朝喪制非國人不敢近唯高麗得與焉故王之從臣雖輿臺之賤出入無禁○罷造戰艦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夏四月癸巳王與公主如上都迎皇太子即位上表稱賀獻金銀酒器紫羅罽布豹額皮○帝以王功大年高

高麗忠烈三

詔出入乘小車至殿門賜王銀三萬兩○五月元遣忽篤海明哥等來頒即位詔○王以四事奏于帝一請歸耽羅二請歸彼虜人民三請冊公主四請加爵命帝命耽羅還隸本國其彼虜及流徙人可遣使與遼陽行省分揀歸之公主冊命其議以聞國王爵命既已累降且待來年帝嘗使翰林學士撒刺蠻問本國歸附年月王使鄭可臣上書以對曰太祖聖武皇帝肇興朔方時則有大勢國助征金國恃功而驕不用帝命有金山王子者改



其國號自稱大遼奪掠中都等處子女玉帛  
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剌追討時  
方雪深道險糧餉不繼高王聞之遣趙冲金  
就勵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奉表請為東藩  
太祖遣慶都虎思優詔答之大加稱賞于今  
七十有六年矣○己卯王與公主發上都○  
六月元賜詔冊公主為安平公主○秋八月  
乙酉王至自元○冬十一月賜耽羅王子文  
昌裕星主高仁旦紅鞋牙笏帽蓋靴耽羅全  
歸于我故有是賜然進馬于元不絕○賜耽

高麗烈忠王

羅達魯花赤織金衣二襲○十二月元遣中  
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為征日本運江南米  
十萬碩在江華島今遼藩告飢帝詔以五萬  
碩賑之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九





高麗書





